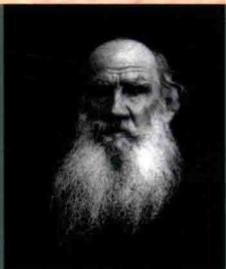


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

列夫·托尔斯泰短篇小说精选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婴译



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

列夫·托尔斯泰短篇小说精选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婴译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夫·托尔斯泰短篇小说精选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草婴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16.5
(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

ISBN 978 - 7 - 5014 - 5522 - 5

I. ①列… II. ①列…②草…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
近代 IV. ①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4703 号

列夫·托尔斯泰短篇小说精选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婴 译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7.875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170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014 - 5522 - 5

定 价：29.00 元

网 址：www.qzcbss.com

电子邮箱：qzcbs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列夫·托尔斯泰：伟大的人道主义者^①

草 婴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一生创作浩如烟海，在这其中小说无疑占主要地位。而托尔斯泰成为世界文化巨人，影响最大的也是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除了三部长篇小说，托尔斯泰还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以及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这些小说，即使不包括以民间故事形式出现的作品，至少也有六七十篇。

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大都反映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真实生活，描写了俄罗斯形形色色的人物，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的俄国，真可谓身历其境；接触各种身份和个性的人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随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自然而然地

① 作为译序，此文系本书译者草婴生前所作，题目为编者所加。

对他们的遭遇产生强烈的共鸣。

《傻子伊凡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篇带有浓郁的俄罗斯传统民间文化色彩的作品。傻子伊凡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在家排行老三。他天性似乎愚钝，但却非常善良，尽管分家产的时候只拿到了一匹老母马，但照样干农活儿赡养父母，并且还能和两个哥哥和睦相处。这让地底下的老魔鬼非常生气，他派出三个小鬼去捣乱，让伊凡三兄弟之间打个你死我活，但每次在伊凡那儿总是不能如愿，伊凡用他单纯的执拗与善良打败了老魔鬼，还当上了国王。这篇带有强烈俄罗斯民间故事色彩的小说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徐徐展开，平实中带着诙谐，既继承了俄罗斯民间文学冷幽默的特点，又让文字之美蕴涵在极简的文字中，是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中最具特色的一部作品。

而在《瓦罐阿廖沙》中，托尔斯泰极简至纯却又意味深长的语言风格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讲述了小男孩儿阿廖沙贫苦的一生，尽管他一直乐观地面对这个世界，但依然避免不了残酷而冷淡的命运赐予他的悲惨结局。托尔斯泰一直采用看似平淡的叙述语调，到了结尾，这一客观化的叙述让悲剧性更为增强，也让读者更为震撼。

文学作品主要是以情动人，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有益的熏陶，并由此产生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

托尔斯泰的一生主要是关心人，同情不幸人们的苦难，思索怎样使人间充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爱，也就是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感动了并在不断感动着全世界一切

正直人的心。难怪他的作品在全世界被译成最多种文字，在经典著作中印数始终占据首位。

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要翻译肖洛霍夫的小说。我的翻译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开始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前后花了二十年工夫把他的三个长篇、六十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翻译过来。我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主要是想让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他的人格，欣赏他的艺术，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这次精选的十二篇短篇小说，堪称托尔斯泰小说之林中的精华部分，希望能给读者们以启迪，在文字之美中体味那永恒的思想韵味。

目 录

- 穷人 ◎ 1
瓦罐阿廖沙 ◎ 5
孩子的力量 ◎ 12
傻子伊凡的故事 ◎ 16
人靠什么生活 ◎ 46
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 ◎ 72
高加索俘虏（往事） ◎ 88
袭击——一个志愿军的故事 ◎ 118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 149
暴风雪 ◎ 167
卢塞恩——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摘录 ◎ 203
舞会以后 ◎ 232

穷 人^①

渔夫的妻子让妮坐在小屋的火炉旁补一张旧帆。屋外海风怒号，波涛拍岸，溅起一阵阵浪花……外面又黑又冷，海上暴风骤雨，但渔家小屋里却温暖而舒适。地扫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的火还没熄灭，木架上的餐具闪闪发亮。在怒海的咆哮声中，床上睡着五个孩子，挂着帐子。渔夫一早驾着小船出海，还没回来。让妮听着波涛的咆哮和狂风的呼号，感到心惊

① 本篇根据雨果的诗《可怜的人们》改写而成。

胆战。

古老的木钟嘶哑地敲了十下，十一下……始终不见丈夫归来。让妮想着心事。丈夫不顾惜身体，冒着寒冷和风暴出海打鱼。她从早到晚坐在家里干活儿。结果怎样呢？一家人只能勉强糊口。孩子们还是没鞋穿，不论冬夏都光着脚走路；连白面包都吃不上，大麦面包总算还吃得饱。但菜就只有鱼。“不过，赞美主，孩子们都身体健康，没什么可抱怨的。”让妮想，倾听着风暴的咆哮，“他现在在哪儿？主哇，你开开恩，保佑他，救救他！”她一面说，一面画十字。

睡觉还早。让妮站起来，包上一块厚头巾，点亮风灯，走到街上，看看海是不是平静些，天是不是亮了，灯塔上的灯有没有熄灭，丈夫的小船能不能望见。但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风吹掉她的头巾，卷着什么刮断的东西敲打着邻居小屋的门。让妮想起她傍晚就想去探望害病的女邻居。“也没有人照顾她。”让妮想着，敲了敲门。她侧着耳朵听……没有人答应。

“做寡妇真苦啊！”让妮站在门口想，“虽说孩子不多，只有两个，可全靠她一个人张罗。如今又加上病！唉，做寡妇真苦啊！让我进去瞧瞧。”

让妮一再敲门，可是没有人答应。

“喂，邻居！”让妮叫道，“莫不是出什么事了？”她想着，推开门。

小屋里又潮湿又寒冷。让妮举起风灯，想看看病人在什么地方。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对着门放着的一张床，床上仰天躺着女邻居。她一动不动，没有声音，只有死人才是这副模样。

让妮把风灯举得更近一些。不错，是她。她的头往后仰着，冰冷发青的脸上现出死的安详。一只苍白僵硬的手从干草上挂下来，仿佛要去抓什么东西。就在这死去的母亲旁边，睡着两个鬈发、胖腮的小男孩儿，他们身上盖着旧衣服，蜷缩着身子，两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紧紧地靠在一起。显然，母亲临死时还拿旧头巾盖住他们的小脚，又把自己的衣服盖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呼吸均匀而平静，他们睡得很香很甜。

让妮解下孩子们睡着的摇篮，用头巾把他们盖住，搬回家去。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她知道非这样做不可。

回到家里，她把这两个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让他们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又连忙拉拢帐子。她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她忐忑不安地想：“他会说什么呢？”她自言自语，“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有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是他来了？……不，还没来！……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他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哦，他来了！不！……嗯，揍我一顿倒好些！”

门嘎吱一声，仿佛有人进来。让妮一惊，从椅子上站起来。“不，没有人！主哇，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今叫我怎么对他说呢？”让妮沉思起来，久久地坐在床前。

雨停了，天亮了，但风仍在呼啸，海仍在咆哮。门突然开了，一股清新的海风冲进屋子，魁梧黧黑的渔夫拖着湿淋淋的破网走进来说：“我回来了，让妮！”

“哦，你回来了！”让妮说着站住，不敢抬起眼睛看他。

“唉，这样的夜晚！真可怕！”

“是啊，是啊，天气真可怕！那么，鱼打得怎么样？”

“糟糕，真糟糕！什么也没打到，还把网给撕破了。倒霉，倒霉！这天气可真该死！我记不起几时有过这样的夜晚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打鱼！赞美主，总算活着回来了……那么，我不在，你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渔夫说着，把网拖进屋里，在炉子旁坐下。

“我吗？”让妮脸色发白，说，“我没做什么……缝缝补补……风吼得这么凶，真叫人害怕。我可替你担心呢！”

“是吧，是啊，”丈夫喃喃地说，“这天气真是活见鬼！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

两人沉默了一阵。

“你知道吗，”让妮说，“邻居西蒙死了。”

“是吗？”

“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死的，大概是昨天。哦，她死得好惨哪！她为孩子一定心疼死了！两个孩子那么小……一个还不会说话，另一个刚会爬……”让妮没再作声。

渔夫皱起眉；他的脸变得严肃、忧虑。

“嗯，是个问题！”他搔搔后脑勺说，“嗯，你看怎么办！得把他们抱过来，同死人待在一起怎么行？哦，我们总能熬过去的！快去！”

但让妮坐着一动不动。

“你怎么啦？不愿意吗？你怎么啦，让妮？”

“你瞧，他们就在这里呀。”让妮说着撩起帐子。

瓦罐阿廖沙



阿廖沙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叫他“瓦罐”。因为有一天母亲派他给助祭妻子送一罐牛奶，他绊了一跤，把瓦罐打碎了。母亲把他打了一顿，孩子们就此戏称他“瓦罐”。“瓦罐阿廖沙”这个绰号就这样落到他头上。

阿廖沙是个瘦小子，生着一对招风耳（耳朵大得像一对翅膀）、大鼻子。孩子们取笑他：“阿廖沙的鼻子好像土岗上的公狗。”乡下有一所学校，但阿廖沙读书读不进，也没工夫读书。大哥在城里商人家做用人。阿廖沙从小帮父亲干活儿，

六岁跟姐姐一起牧羊放牛；再大一点儿，就日夜看守马群。十二岁起就耕地运货。他没有力气，但动作倒挺麻利。他总是快快活活。孩子们嘲弄他，他不吭声，或者只笑笑。遇到父亲骂他，他也不吭声，只是听着。人家一骂完，他又笑嘻嘻地动手干活儿。

阿廖沙十九岁那年，他哥哥被拉去当兵。父亲就把阿廖沙带到商人家接替哥哥当用人。哥哥的旧靴子、父亲的帽子和紧身棉袄都给了阿廖沙，他被带到城里。阿廖沙穿这衣服高兴极了，商人却不喜欢他的模样。

“我还以为你带个像样的人来顶替谢苗哪，”商人打量了一下阿廖沙说，“你却给我弄来个拖鼻涕的娃娃。他能干什么？”

“他干什么都行，套车也好，驾马也好，干起来可有劲儿了。他就是样子长得难看，力气倒是挺大的。”

“好吧，让我瞧瞧。”

“他最大的长处是听话，干起活儿来叫人眼红。”

“该拿你怎么办呢？留下吧。”

阿廖沙就这样在商人家住下来。

商人家人口不多：老板娘；老母亲；大儿子已结婚，受过普通教育，跟着父亲做买卖；另一个儿子很有学问，中学毕业，念过大学，但后来被学校开除，住在家里；还有一个女儿在念中学。

开头大家都不喜欢阿廖沙，因为他是个大老粗，衣着又差，又不懂礼貌，不论对谁说话都用“你”，但不久大家就习惯了。他做事比哥哥更勤快。他确实很听话，不论派他做什

么，他总是高高兴兴，做了一件又一件，从来不休息。在商人家里，就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什么活儿都落到阿廖沙身上。他干得越多，落到他身上的活儿也越多。老板娘、老板的母亲、老板的女儿、老板的儿子、账房、厨娘，大家都把他差到东，差到西，一会儿叫他干这，一会儿叫他干那。只听得一片叫声：“喂，老弟，你去一下！”“阿廖沙，这事你干一下。——你怎么了，阿廖沙，忘记啦？注意，可别忘了，阿廖沙！”于是阿廖沙就东奔西跑，干这干那，十分用心，什么也没忘记，什么都及时做好，而且总是笑嘻嘻的。

哥哥的靴子不久就被他穿破了。老板为了他穿破靴子露出脚趾而骂他，叫人到市场上给他买一双新的来。靴子崭新，阿廖沙很喜欢，可是他的脚还是原来那双脚，路跑得一多，到晚上就作痛，他很生气。阿廖沙担心，父亲来领他的工钱时，商人把靴子钱从工钱中扣掉，父亲会不高兴。

冬天，阿廖沙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劈柴，打扫院子，给牛马送料、饮水，然后生炉子，给东家擦靴子、刷衣服、烧茶炊、擦茶炊。接着不是账房叫他去运货，就是厨娘吩咐他去揉面、擦锅子。然后，他被差到城里，一会儿送信，一会儿送东家女儿上学，一会儿给老太婆买橄榄油。“你跑到哪儿去啦，死鬼！”一会儿这个骂他，一会儿那个咒他，“您何必亲自去呢，叫阿廖沙跑一趟吧。阿廖沙！喂，阿廖沙！”阿廖沙就应声跑去。

阿廖沙在路上吃早点，午饭也难得同大家一起吃。厨娘骂他不同大家一起吃，但还是怜悯他，午饭、晚饭都给他留点儿

热菜。逢到过节，活儿特别多。阿廖沙也喜欢过节，特别是因为每逢过节，大家都会给他一点儿“茶钱”，虽然钱很少，合起来只有五六十戈比，但到底是他的自己的钱，他可以随意花用。工资他根本没见过。父亲一来，就从商人手里领走工资。他只责备阿廖沙怎么这样快就把靴子穿破了。

他积满两个卢布“茶钱”，听从厨娘的话，买了一件红绒线上装。他穿在身上，乐得合不拢嘴。

阿廖沙话很少，说起来总是很急。人家吩咐他做什么，或者问他能不能做那件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行！”说着立刻动手去做。

祈祷文他一点儿也不会背。母亲教他的，他全忘了，但还是早晚都做祷告：他用手祷告，画十字。

阿廖沙就这样过了一年半。第二年下半年发生了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事。这就是，他惊异地知道，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互需要之外，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不是擦擦靴子，送送货物，或者套套马车，而是莫名其妙地需要另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照顾，另一个人的爱抚。现在他阿廖沙就有这样的需要。经过厨娘介绍，他认识了乌斯金尼雅。乌斯金尼雅是个孤女，年纪很轻，同阿廖沙一样是个用人。她开始疼爱阿廖沙，阿廖沙也第一次感觉到，她需要的不是他的伺候，而是他这个人。母亲疼他， he 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他自己疼自己一样。如今忽然发现，乌斯金尼雅虽不是亲人，但也疼他，给他罐子里留一点儿油炒饭。他吃东西的时候，她把下巴搁在衣袖卷起的胳膊上瞧着他。他对她也看了一眼，她就笑，他也笑

起来。

这事是那么新鲜，那么古怪，开头使阿廖沙感到害怕。他觉得这事会妨碍他，使他不能像原来那样干活儿。可他还是很高兴。他看看乌斯金尼雅给他补过的裤子，摇摇头笑了。他常常在干活儿或者走路的时候想到乌斯金尼雅，并且说：“乌斯金尼雅真不错！”乌斯金尼雅一有机会就帮助他，他也帮助她。她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听，她怎样成为孤儿，姨妈怎样收留她，把她送到城里，商人的儿子怎样纠缠她，她怎样骂他。她爱说话，他也高兴听她说。他听说城里常有这样的事：当用人的农民娶厨娘做老婆。有一次她问，他父母是不是快给他成亲了。他说不知道，他不愿在乡下娶媳妇。

“那么，你看中谁啦？”她问。

“我倒是想娶你呢。行不行？”

“瞧你的，瓦罐啊瓦罐，说得可真调皮，”她拿手巾往他背上打了一下说，“怎么不行啊？”

谢肉节那天，老头儿到城里来领工钱。商人妻子知道阿廖沙想娶乌斯金尼雅，很不高兴。“她一怀孕，将来有了孩子还有什么用。”她对丈夫说。

老板给了阿廖沙父亲工钱。

“怎么样，我的孩子在这里干得怎么样？”老农民问，“我说过，他很听话。”

“听话是听话，可是头脑糊涂了。他想娶厨房里那个丫头，可我不能收留结过婚的人。这事在我们这儿不行。”

“傻瓜，傻瓜，怎么想出这样的傻主意来？”做父亲的说，

“你不用担心。我会叫他丢掉这个傻念头。”

父亲来到厨房里，坐在桌子旁等儿子回来。阿廖沙跑出去办事，过了一会儿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很懂事。可你想出什么花样来啦？”父亲说。

“我又没想什么。”

“怎么没想什么！你想讨老婆。等到了时候，我会给你娶的，娶一个合适的，可不能娶城里的婊子。”

父亲说了一大通。阿廖沙站着听，叹着气。等父亲说完，阿廖沙微微笑了笑。

“好吧，这事可以不谈。”

“这就对了。”

等父亲一走，他同乌斯金尼雅两个留下来，他对她说（父亲同儿子谈话的时候，她站在门外偷听）：“咱俩的事不行了，没成功。你听见啦？老头子生气了，不同意。”

她默默地用围裙捂着脸哭起来。

阿廖沙舌头嗒地弹了一下。

“怎么能不听啊！看来只好不谈啦。”

傍晚，老板娘叫他关护窗板的时候对他说：“怎么样，听了父亲的话，把你的傻念头丢掉啦？”

“看样子丢掉啦！”阿廖沙说，笑笑，接着又立刻哭起来。

从此以后阿廖沙不再同乌斯金尼雅谈结婚的事，像原来那样过日子。

后来，账房派他上屋顶铲雪。他爬到屋顶上，把整个屋顶